



向经典致敬

任溶溶童书译作丛书

铁木儿和他的队伍

「苏」阿·盖达尔 著

任溶溶 翻译

Ren RongRong

任溶溶童书译作丛书

铁木儿和他的队伍



〔苏〕阿·盖达尔 著

任溶溶 翻译

Ren RongRong

中国中福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铁木儿和他的队伍 / (苏) 盖达尔著; 任溶溶译.

—上海: 中国中福会出版社, 2018.8

(任溶溶童书译作丛书)

ISBN 978-7-5072-2637-9

I. ①铁… II. ①盖… ②任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小说集—苏联 IV. ①I5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53731 号

任溶溶童书译作丛书·铁木儿和他的队伍

原 著 [苏]阿·盖达尔

翻 译 任溶溶

出 品 人 余 岚

责任编辑 张玉霞

装帧设计 钦吟之

出版发行 中国中福会出版社

社 址 上海市常熟路 157 号

邮政编码 200031

电 话 021-64373790
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制 上海宝山译文印刷厂

开本 890mm×1240mm 1/32

印张 5.125

字数 80 千字

版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072-2637-9/I·537

定价 22.00 元

人物形象



铁木儿



珍娜



奥丽加

铁木儿：13岁，黑头发，高个儿，穿一条黑裤子，深蓝的短袖衬衫，上面绣了颗红星。组织少先队员帮助军烈属。

珍娜：13岁，穿条红裙子，怕狗，活泼，心地善良。

奥丽加：18岁，珍娜的姐姐，经常教训珍娜。会拉手风琴，在念钢筋混凝土专科，想当工程师。



乔治



克瓦金



大好老

乔治：铁木儿的叔叔，机械工程师，金发，穿一身白衣，会化装成瘸腿老头儿，后参加红军。

克瓦金：铁木儿的对头，抽烟，专到别人家花园捣蛋，后加入铁木儿的队伍。

大好老：克瓦金的帮手，狡猾，上别人家花园偷苹果最拿手，后加入铁木儿的队伍，表现勇敢。

目 录

1 铁木儿和他的队伍

101 铁木儿的誓言

铁木儿和他的队伍



装甲营营长亚力山大罗夫上校不在家，已经三个月了。他多半在前线。

夏天都过去一半了，他给家里来了个电报，叫两个女儿上莫斯科郊外别墅去把暑假过完。他两个女儿，大的叫奥丽加，小的叫珍娜。

珍娜把花头巾往后脑勺子一推，靠在刷子把儿上，绷起了脸，站在姐姐面前听她教训：“我带了东西先去，你收拾屋子。甬挤眉毛舔嘴唇的。收拾好了就锁门。书去还给图书馆。别去看朋友，直接去火车站。到了那儿，给爸爸拍去这个电报，再坐火车到别墅来……珍娜，你得听我的话。我是你姐……”

“姐妹。”

“是姐妹……可我是姐姐……再说，是爸爸这么吩咐的。”

等到外面卡车呜呜开走了，珍娜叹口气，四下里看看。屋子乱七八糟的。她走到镜子前面，镜子上净是灰，照出了对墙爸爸

的相片。

好吧！就让奥丽加是姐姐，眼前还得听她的话。可她珍娜呢，鼻子、嘴，眉毛都像爸爸，往后脾气八成儿也一样。

她拿头巾包紧头发，一脚两脚踢掉凉鞋，拿起抹布，拉掉桌布，把一个桶子塞到水龙头底下，拿过刷子，把一堆脏土扫到了门口。

一转眼，煤油炉噗的一下，咕咕响起来了。

一地都是水。洋铁洗衣盆里，肥皂泡滋滋响着炸开。街上有人走过，看见三楼窗台上站着个小姑娘，光着脚，穿条红裙子，大胆地在擦敞开的玻璃窗，都惊奇地瞧她两眼。

卡车顺着阳光照耀的宽阔大道，开得飞快。奥丽加坐在柳条椅上，身子靠着软包袱，两脚踏着皮箱，膝盖上躺着只小红猫，用爪子在扒拉一把矢车菊。

到了离城三十公里的地方，赶上来一个红军汽车纵队。红军一排一排坐在板凳上，拿着步枪，枪口朝天，大伙儿同声唱歌。

一听到歌声，一家家小板房的门窗都敞开了。小孩子们嘻嘻哈哈，有的翻过栅栏，有的冲出小门，飞也似的奔出来。他们招着手，把半熟的苹果扔给红军，追着叫“乌拉”，一转眼就打起他们的仗来，学骑兵那样一个急冲锋，杀到苦艾和荨麻林子里

去了。

奥丽加那辆卡车拐弯进了村子，停在一座爬满常春藤的小别墅前面。

司机跟他的助手放下车壁板，动手搬车上的东西。奥丽加过去开了玻璃阳台的门。

这儿看过去是个荒芜的大花园。花园尽头有座简陋的双层板房。房顶飘着一面小红旗。

奥丽加回到卡车旁边，一位麻利的老大娘跑过来。她就住在隔壁，是卖牛奶的。她自愿给奥丽加收拾屋子，洗窗子洗地板洗墙。

趁着老大娘去张罗盆子抹布，奥丽加抱起小猫，到花园里去。

在麻雀啄果子吃的樱桃树树干上，热树脂锃亮的。醋栗、甘菊、苦艾刺鼻儿香。盖着青苔的板房顶上有一个个窟窿，通出一根根细绳子，腾空通到树叶丛里。

奥丽加钻过一个榛树林子，出来挥着脸上的蜘蛛网。

怎么啦？房顶那面红旗没了，光剩一根杆儿。

奥丽加猛地听见有人嘁嘁喳喳说话，口气又着急又紧张。板房顶楼窗口原靠着一把挺沉的小梯子，冷不防它顺墙边嘎拉嘎拉倒下来，压断了干树枝，压倒了牛蒡草，呱嗒一下子，掉在地

上了。

房顶那些绳子一阵晃动。小猫在奥丽加手上抓了一下，翻身跳进了荨麻林子。奥丽加摸不着头脑，停下来东看看，西瞧瞧，竖起耳朵听听。可是林子里、隔壁人家的围墙后面、板房的四方黑窗子里，哪儿都没人，哪儿都没声音。

奥丽加回到台阶上。

卖牛奶的老大娘跟奥丽加说：“有些个孩子专到人家花园里捣乱。拿隔壁那家人说，昨天两棵苹果树给摇得一个苹果不剩，还撅了一棵梨树。竟出了这样的人……小坏蛋。再说您呐，那天我送儿子入伍。他临走酒也不喝，跟我说了声：‘妈，再见了。’就吹着口哨走了，这小宝贝！唉，到了晚上，不用说，我心里不好受，哭了一场。半夜里一觉醒来，只听到院子里像有人窜来窜去。唉，我心想，这会儿剩我一个孤老太婆，谁来保护我呐……对付我这个老太婆，用得着花多大劲儿吗？拿块砖在我脑袋上来一下，我就算完了。可是天老爷保佑，什么也没偷。那些个家伙走了一通，就去了。我院子里有个大桶，橡木的，两个人也挪不动，给他们往大门口一滚，滚了有二十来步远。就是这么回事。是什么人呢，真弄不懂。”

天黑了。奥丽加收拾好屋子，到外面台阶上来。她小心拿

出皮匣里雪白的手风琴，上面珍珠母一闪一闪。这是爸爸送她的生日礼物。

她把手风琴搁在膝盖上，把皮带套过肩膀，就拉起了手风琴，唱她新近听来的歌：

唉，哪怕就一趟，

我也要看到你们，

唉，哪怕就……一趟……

两趟……三趟……

可是在飞机上

你们没法子想象，

每一夜我怎样等候你们到天亮。

啊！

飞行员！驾驶员！炸弹呐！机关枪！

你们就这样飞到远方。

什么时候回来呢？

这我可没法儿讲，

一定要回来呀……迟早倒无妨。

奥丽加嘴里自管唱，两只眼睛可留了神，向院子里墙边那些

黑咕隆咚的矮树看了几眼。

她把曲子一拉完，一跺脚站起来，转脸对着那些矮树大声问：“喂！您干吗躲着，您干什么来的？”

矮树后面出来个人，穿一身白色衣服，低着头，挺有规矩地说：“我可没躲着。我多少也是个弄艺术的。我不想打扰您，好，我就站在那儿听了。”

“嗯，可您站在外面听不行吗？您爬墙总有个道理。”

“我？……爬墙？……”那人听了老大不高兴。“对不起，我可不是只小猫。那边墙角儿两块木板被撬开了，我就钻进来了。”

“原来这么回事！”奥丽加冷笑了一声。“可是这儿有门。请您打由这门，还是给我钻出去吧。”

这人乖乖地二话没说，就走出小门，随手带上了门闩，奥丽加看着很高兴。

“等一等！”奥丽加跑下台阶，叫住他。“您干什么的？演员吗？”

“不是，”那人回答说，“我是机械工程师，闲着没事，在工厂里歌剧组演演戏，唱唱歌。”

奥丽加忽然直截了当地说出来：“我说，您陪我上火车站吧。我在等我妹妹。天都黑了，可这么晚还不见她来。您可别弄错，

我不是害怕，就是还不认识这里的道路。您就等等吧，干吗开门呢？您可以在外面等一会。”

她把手风琴拿进屋子，在肩膀上披上头巾，就到外面露水鲜花喷鼻香的黑乎乎的街上来了。

奥丽加光顾着生珍娜的气，一路上跟身边那人没说上两句话。倒是那人一五一十告诉她，他叫乔治，姓加拉叶夫，在一个汽车厂里当机械工程师。

他们等了两班火车，珍娜还没来，到后来，第三班火车也过去了。这已经是末班车。

“碰到这种坏丫头真受罪！”奥丽加挺苦恼地大声说。“唉，我四十岁就好了，少说也得三十。偏偏她十三我十八，根本不听我的话。”

这个主意乔治一口不赞成：“干吗四十岁！十八岁好多了！再说您担什么心呢，您妹妹明儿一早会来的。”

站台上人都走没了。乔治掏出香烟盒。马上有两个孩子过来，大模大样的，拿出烟卷等着借火。

乔治擦了根火柴，凑近那个大的，照亮了他的脸，跟他说：“小伙子，把烟卷凑过来，也打个招呼哇。我可是很荣幸，在公园里就跟您见过面了，您拆新围墙上的木板倒挺起劲的。您叫克

瓦金，对吗？”

这小家伙哼了一声，倒退两步。乔治吹灭火柴，拉住奥丽加的胳膊肘儿，送她回家。

等他们走了，另外一个小家伙把沾了口水的烟卷夹在耳朵上，随口问了一声：“这又是哪儿来的宣传家？本地人吗？”

克瓦金不太情愿地回答说：“本地人。铁木儿的叔叔。最好抓住铁木儿揍一顿。他招了一队人马，看样子要跟咱们作对。”

哥儿两个正说着，一眼看见站台尽头的路灯底下，有个挺威严的白发老先生，拄根拐杖，正在下台阶。

这是当地的柯洛柯里奇柯夫医生。两个孩子赶上去，大声问他有火柴没有。老先生准是不喜欢他们那副样子跟说话的腔调，回身拿多节的拐杖吓唬了他们一下，自管自挺威严地走了。

在莫斯科车站，珍娜没赶上给爸爸拍电报，所以到了别墅这儿，一下车就先找乡村邮局。

她穿过一个古老的公园，一路上采着铃铛花，不知不觉走出公园，来到一个十字路口。两条交叉的道儿，旁边都是园子。这儿十分荒凉，一看就知道走错地方了。

没多远，她看见有个机灵的小姑娘，嘴里叽里呱啦骂着，抓住山羊犄角，使劲在拉一只闹别扭的山羊。

珍娜走过去问她：“好姑娘，请问这儿怎么上邮局呀？”

正在这时候，山羊挣脱了身子，两只犄角一晃，活蹦乱跳的，顺着公园跑掉了。小姑娘大哭大叫，跟着它就追上去。珍娜往四下里看看，天黑下来了，周围连个人影儿也没有。她看见有座两层的灰楼房，也不知道是哪一家，就打开栅栏小门，顺着小道儿走上台阶。

她没开门，先大声规规矩矩问了一句：“请问，这儿怎么上邮局呀？”

没人答应。她站了一会儿，想了想，就开门进去，穿过走廊，来到一间屋子里。没人在家。她有点慌，回身就想出去，可这时候桌子底下悄悄爬出条大黄狗，把这个慌里慌张的小姑娘上下打量了一下，轻轻叫了两声，就横着身子躺在门口，拦住了她的去路。

珍娜吓得张开十个手指头大叫：“你这笨家伙！我不是贼！我什么也没拿你们的。瞧，这是我家钥匙。这是给爸爸的电报。我爸爸是个指挥员。你懂吗？”

大黄狗一声不响，一动不动。珍娜悄悄往敞开的窗子溜过去，嘴里只管往下说：“好吧！你爱躺着？就躺着吧……多好的一条狗……样子机灵，讨人喜欢。”

可是珍娜手刚碰到窗台，这条讨人喜欢的大黄狗一下子凶